

狗狗一直在 脚边



[日] 大森兄弟 著

汪正球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狗
狗
一
直
在
脚
边

〔日〕大森兄弟 著

汪正球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狗狗一直在脚边/(日)大森兄弟著;汪正球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3.3

ISBN 978-7-5327-5870-8

I. ①狗… II. ①大…②汪… III. ①小说—日
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2744号

INU WA ITSUMO ASHIMOTO NI ITE

Copyright © 2009 by OHMORI KYÔDA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Kawade Shobo Shinsha, Publishers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,
Publishers, Tokyo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狗狗一直在脚边

犬はいつも足元について

[日]大森兄弟 著

汪正球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于婧 梅愚童

装帧设计 李清月

图字:09-2010-421号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46,000

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5870-8/I·3474

定价:25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,T:021-57602918

我几乎就没怎么跟爸爸照过面。

总是在我入睡后，他才从公司回来。我一觉醒来时，他已经离开家了。一个月也就能见他两三回，就算看到，他基本上也是全身上下裹着被子，睡觉时的姿势就像一根拧来拧去的橡皮屑。所以，当我一想起爸爸，眼前总是立马浮现出他的睡相。他茫然无识地张着嘴，嘴巴里面黑洞洞的。有一段时间，他驻外办差，但看见他的频率却没什么变化。这段长差是从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，我压根儿就没弄明白过。

有一件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当时我还是一个小毛孩。

我向妈妈询问爸爸不在家的原因。那时妈妈是专职的家庭主妇，对爸爸特别温柔体贴，所以她解释说，爸爸工作忙，而且他认为跟朋友交往特别重要之类。不过，我隐隐预感到，爸爸似乎有点不大喜欢这个家。

接下来这件事就发生在不久前。不经意间，我问妈妈，爸爸情况还好吧。妈妈立刻阴着脸，流露出跟看见电视里出现讨厌的艺人时一样的表情。我这才知道，一个月前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了。

他们协商的结果是，我跟妈妈一起生活。

“总之，你什么事都不用担心。”

她说得很是决绝，根本不容我再往下深究。妈妈完全是依着她自己的想法向我解释了一通，说以为我早就知道了却只字不吐。确实，这种事对一个孩子来讲委实太高深，不认真解释一番，压根儿就没法弄清楚。

父亲会定期汇钱过来，而且，母亲五年前就在卖保险，所以手头拮据的事似乎还不会发生。也许是怕麻烦吧，妈妈没给我改姓，也丝毫没有从住惯的租房里搬走

的迹象。也就是说，父母离婚前后，我的生活起居没有任何变化。

我当时如果不问妈妈，兴许一直不会察觉到父母已经离婚了。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，但现实情况确实如此。

二

狗狗来我家里，是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。在圣诞节跟大年正月期间，整条街市都洋溢着一种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。某一天深夜，父亲烂醉如泥地回家了。大门口先是响起一阵用力脱鞋的声音，之后，父亲打开我卧室的拉门，双脚拖地，直往我身边凑。当中，他似乎绊倒了，不知是手还是腿重重地跌到了榻榻米上。紧接着，耳根边感觉到一股暖湿而粗重的呼吸，我于是睁开了眼。

父亲的身子遮挡住了走廊的灯光，他把一团小小的黑乎乎的东西凑到我的眼前。

“回来啦！”听我说完，父亲把头缩回脖子里，扭着

身子，呵呵大笑起来。

一股酸溜溜的味道直冲鼻孔，我凝神一看，他领口边沾着不少呕吐物的碎渣。

“一只狗。看哪，好可爱呀。从今往后，就生活在咱家了。”

我被爸爸提溜着后背，去了客厅。在煤油暖炉前，我跟狗会面了。还是一条小小的狗仔，身形比一只足球还小，四条腿倒是粗壮，整个身子结结实实缩成一团。爸爸不分轻重，咯哧咯哧地摸着它的头，小狗的眼眶歪向一边，眼白往外翻着。

“过去呢，是啊，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爸爸也养过一条狗。是一条黑色杂种狗，跟这条狗一模一样。名字叫佩斯。当时我们家租别人的房子住，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跟房东产生了争执。为了泄愤，他们放出狠话，突然禁止养狗。

“你最好给我记住喽。在这个世上，有一些人完全不值得信任，他们用心太阴险歹毒。

“再有啊，如今这世道，很多事是奈何不得的。”

盘腿而坐的爸爸蓦然止住话匣子，他身子前倾，朝脑海中的用心险恶的坏人丢了个白眼，慢悠悠地咂了咂嘴。

我稍稍等了一会，继续催问下去。

“嗯，于是呢，有一天，我们一家人带着佩斯，去登山远足。一放开绳索，佩斯就可劲儿地跑了起来。它可是一条大狗了，力气相当大。像一匹小马驹似的，它跑起来踩得地表轰隆作响。我们跟它赛跑，还反复让它取东西。后来它玩够了，总算筋疲力尽。接下来，我给它喂饭。别看它是条狗，居然特别喜欢饭团。它吃饭团吃饱了，肚子鼓鼓胀胀的，趁它昏昏欲睡之时，我把狗绳捆在一棵枝干粗壮的大树上，就这样弃之而去了。

“可是，那条狗竟然跑回来了。

“它把狗绳咬断了。它瘦成猴儿似的，身上肋骨一根根毕露。我当时一下子把狗狗抱住了。我哇哇大哭起来，狗也呜咽个不停。”

爸爸停顿了下来。他用充血的眼睛，斜睨着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，太阳穴的青筋直往外冒。

“嗡鸣，汪汪，呜汪，汪嗡，嗡嗡！”

他模仿着狗的呜咽声。我觉得他过于投入，那声音听上去甚至有些瘆人，便皱起了眉头。可不是嘛，一方面会打扰邻里，指不定还会吵醒妈妈呢。爸爸立即有所觉察，他轻轻地咳了一下，用鼻子“嗯”了一声，接着絮叨。

“不对不对。一点也不像是狗的声音。它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耷拉着头，泪珠一滴滴、一滴滴地往下滚。”

父亲很是垂头丧气。可不一会，他似乎觉得兴味索然，便语气冷淡地说：

“行了，不提了。第二个周末，我又把它丢到一座更远的山里，还把狗绳换成了一把铁锁。”

我一边随声附和，一边默默地打量着小狗。小狗重复着一个动作，它嗅着父亲的指头，还用舌头轻轻地舔，仿佛乐此不疲似的。爸爸曾经养过的，指不定就是这样

的狗吧，我不经意间说了一句。

“嗯，是啊，真像啊。说不定是它转世回阳了。”

也说不定是报遗弃之仇来了。

小狗黑绒绒的毛发，在煤油暖炉的红光映衬下，闪闪发亮。见此情形，我心里蓦然闪过这一念头。我可不能把这种想法告诉爸爸。

父亲不断轻抚着小狗。不一会儿，他竟然趴在桌子上酣然入睡了。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小狗轻轻舔舐着我的脸，把我弄醒了。那一整天从早到晚我都奇痒难耐，眼睑里好像爬满了数不尽的螨虫似的。一照镜子，眼睛好像号啕大哭过一场，布满血丝，我忙不迭地滴起抗菌眼药水来。

从那天晚上开始，为了不让小狗钻到我的床上，睡觉的时候，我总是合上拉门。可是收效甚微。只听门外面响起一阵抓弄拉门的声音，小狗用前脚扒拉开一道缝，悄悄推开门，悍然入侵室内。我一会儿忙着把要挤上床的小狗推搡下去，一会儿把它的头推开，在浅浅的睡意中，如此反复个不停，就这样熬过了一夜。

据说小狗是聪明的动物，确实，在与人类言语不通的动物堆里，狗这种动物算是知事识理了。到下一个周末，它竟然在我的床边自个儿扯了一条浴巾，就在那里睡了起来。它自从被允许在那里入睡之后，就完全把我当成了主人。

比方说吧，当我睁眼醒来，直起身子，伸了一个懒腰后，趴在浴巾上的小狗，会翻起眼皮一直打量着我。它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在反复思考着各种可能性，猜我起来之后是去洗脸、去卫生间、去厨房，还是再睡一觉，它从我的表情以及些微的动作中，竭尽全力地寻找星星点点的线索，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若是醒来的我首先去卫生间的话，小狗会在我从床上垂下来的脚边蹭上一会儿，争着往卫生间带路。它还会在门前迎候从卫生间出来的我，耐心等待我的下一步行动。只要是还算聪明的狗狗，这种事都会得心应手吧。

还有，当它认为我腹中空空时，会叼来薯片。我刚吃完，它会立刻送来纸巾盒。当我趴下身子支着胳膊肘

读书，在轻轻抚平软席留在胳膊上的印迹时，它会拖来软垫。这种行为，与其说是忠实可靠、聪明伶俐，不如说是奴性十足，反倒多少让人有点鄙夷的味道。

就在热心观察我的举动期间，它完全理解了我的行为模式。如果狗狗会使用语言文字，或许能泼墨挥毫，写出一部关于我的分量不轻的著作之类。不过，正因为它无法开口说话，我们才能够在一起相安无事地朝夕相处吧。

一种能够看透我内心的生物，倘若会灵活使用跟我不一样的语言，我会感到羞愧难当、如坐针毡的。

四

春天来了，我成了一名中学生。

形如铠甲似的校服，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，皮书包锃黑发亮。课本跟以前用过的风格上有天壤之别，插图减少了很多，文字增加了不少，还添进了几门从未听过的课程。

入学仪式结束没几天时间，班上已经结成了若干组织。接下来的数周时间里，同一组织里的成员之间，或是不同组织的成员之间恶语相向，有的组织才刚有新人加入进去，就出现了分裂，总之混乱了好一阵子。某一天我来到学校，没有任何征兆似的，发现班上的各种组

织以某种应有的形式相对稳定了下来。

那时，班上的四个显得特别土鳖的男生合成一组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我们总是带着午饭，聚在一起东扯西拉。不料，五月的连休假一过，原先四人的小组里，有两位不再上学了。

或许，消失不见的两位同学身上原因不一。但不管是对学校而言，对班级而言，甚或是对同一小团体的我以及另一位留下来的小定同学而言，我们在一起度过的时间实在太短了，根本找不出原因。

小定则不以为然。他还不时跟那两位同学有联络，并向我通报他们俩的近况。

关于身材魁梧的原口，他说：

“那家伙真牛，竟然虚报了岁数，在华人街的土产店里打工。他的头发都已经染成橘红色了。年纪本来跟我一般大，可他看上去老成多了，把我当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来看。”

有关黑框眼镜的西村同学，他报道道：

“那小子，居然一天到晚宅在家里，大门不迈，二门不出。还有，最近我打了三四次电话，他才接了一回。西村好像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不，这事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他确实讨厌我了。”

他语气显得较为深沉，并嘘叹不已。

“他们究竟为什么不来上学呢？”他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手掌，“以前真该多跟他们说说话。我们是不是过于迟钝了？”

他边说边懊悔不迭地摇着头。

小定似乎认为我们身上肯定有责任。依我看，这是一种不太靠谱的念头。可是，慢慢地，从小定的口气里，他变得语气尖酸刻薄，话中带刺，似乎在谴责我的冷淡薄情。不知他是否知道我是怕麻烦罢了。

至于我自己的感受，原口同学跟西村同学不来上学让我感到最为不便的，是每天只能跟小定两个人一道吃午餐了。

我跟小定的交往，总有些地方不大合拍。我总觉得